



僅存鏢木廠盼體面「道別」

本港碩果僅存、逾七十年歷史的大型木廠志記鏢木廠，因其馬草壘廠房位處新界東北發展區，地政總署上月已向木廠發出最後通牒，須於6月30日前遷走。志記現處於危急存亡之秋，因隨時有執達吏及相關人員前來清場。志記負責人王鴻權正盡最後努力尋求妥善解決方法，不希望珍貴木材送往堆填區，具歷史價值的鏢木「架生」變成廢鐵，冀當局給予寬限期好好將之處理，他坦言：「這是promise，不會令你哋(政府)咁難做，處理後我會自動消失。」

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



約兩個成人身高的企頭鏢歷史逾半世紀。



- ▲ 權叔成打卡對象。
- ◀ 運用皮帶鏢出南方松木板。
- ▶ 王鴻權指千噸木材及機器需要多些時間處理。



王氏三兄妹(左起：鴻強、鴻權及美嬌)為木廠存亡爭取至最後一刻。
記者 鄭玉君攝

不忍珍貴木材送堆填區

志記鏢木廠早前(9日)在社交媒體發帖稱，因清拆在即，尚有大量木材，呼籲市民到鏢木廠購買，讓木材重生，發揮其社會價值，免成堆填區的負擔。因此近日到木廠人士大增，更成為打卡熱點。人稱權叔的負責人王鴻權，今年已73歲，他說去貨進展不錯，做到身心俱疲，但獲市民確認已感滿足。他希望當局能給兩年時間處理剩餘物資，「若兩年唔得，半年得唔得嘅，唔好一刀切，deadline(死線)到咗就隨時清場」。

一臉疲態的權叔帶記者看萬呎廠房的珍貴物資，當中佔地最多的是千噸木材，這些木材，三分二是回收

木(電燈衫及貨櫃碼頭剩餘木材)，三分之一是熱帶雨林木材。從這些木材組合，反映出連繫香港發展的木廠興衰史。

志記於1948年由王鴻權父親王志創立，曾發展經歷四度搬遷，終在1983年正式遷至上水古洞馬草壘現址，至今已近40年。鏢木廠是木材的加工場，將原木鏢成木料後，再運到建築地盤作建築或裝修材料，九七前地產市道暢旺，鏢木廠生意火爆，王鴻權仍記得當時古洞一帶有多間鏢木廠。不過經過1997年的金融風暴後，建造業衰落，政府又基於環保原因收緊法例，嚴格限制進口、砍伐受保護熱帶雨林等樹木，加上來自北美洲已鏢好的入口木材價平貨足，本地木廠難以競爭，鏢木廠紛紛倒閉。志記其後轉型回收廢木，才得以繼續生存。

機器老而彌堅仍可「實戰」

權叔有八名兄弟姊妹，大部分投身木料行業。志記除了他這個總舵主，妹妹美嬌負責掌管帳目、文書和處理木碎，而排行第七的鴻強則負責對外事務，此外還請了一名工人。訪問當天，美嬌仍落地地處理木碎，還負責叫外賣，鴻強則在招呼前來參觀人士，沒有因木廠面臨清拆而怠惰。

除了木材，權叔很緊張自己的搵食「架生」，指它們很有歷史價值，是可以放進博物館的級數。甫入廠

房，在高高的樓底見到一堆幾何形狀的鋼鐵，原來這是用來吊木的起重電排，已有百多年歷史，由太古船塢購入，它最大特色是用鋼釘來接合鋼鐵，是18至19世紀的鋼鐵接合技巧，當時的巴黎鐵塔已採用，香港的卜公碼頭上蓋也有用。另外兩部大型鏢木機器企頭鏢(Giant Saw)及皮帶鏢(Band Saw)，分別有50多年及60多年歷史，前者可一次過將樹幹鏢成多件，效率比後者只可一件件地鏢高很多。它們年紀不小但仍運作暢順，權叔與弟鴻強及工人即席示範如何用皮帶鏢鏢出一塊南方松木板，只見機器運轉後，固定在機台的樹幹緩緩經過筆直的鋸刀，大約兩三分鐘鏢出一塊長板，權叔說它可用來做長枱，或一分為二成咖啡枱，總好過掉去堆填區。

提多個方案均無功而還

志記於2016年起每月舉辦一次木工班，向年輕人灌輸樹木知識，以及中國人的榫卯木工技藝，同時教授

如何用錫仔探釘、握鏢鏢木、用砂紙磨木，製作不同的家具及木製藝術品。權叔說，這是一種教化，除可令青年增加樹木知識外，亦認同木廠，以及香港的歷史文化。他對志記在這方面的付出感到自豪，而從前對香港建設的貢獻亦值得世人重視。

地政總署早前表示，2019年11月底已去信木廠指遷出限期約為去年下半年，後來酌情將遷出限期延至今今年6月底。換言之認為已給予足夠時間讓木廠安排搬遷。權叔說，他在接到收地通知後並非坐以待斃，曾透過各方人士提出解決方案，如保留原址活化成木料博物館、以地換地遷至同區區展運動村旁荒地，或將木廠納入二期發展內，兩年後搬走，但全部不是被否決就是沒有下文。此外，亦嘗試尋找其他地方搬遷，但租金報價很高，並不能負擔。

冀可將器材搬到Y·PARK

到現在這一刻，他最希望當局給予寬限期處理木材，若不能久留原址，可將器材與木材全部搬到環保署位於屯門的園林廢物回收中心Y·PARK[林·區]，他說兩年前Y·PARK曾提出可加入木廠元素，但當時木廠受到附近居民、學校及團體重視和關心，未有作出回應。環境及生態局早前曾表示可將需要處理的木材運往轄下的Y·PARK[林·區]，以妥善處理並盡可能循環再造，轉廢為材。不過權叔指他們並非很專業，只是純粹將木材變成纖維肥填料或鏢成方板，因此他希望可與Y·PARK一同處理剩餘木材，將它們升級再造，這才是對樹木最好的應對方式。



木廠外望是已夷平建築物的地盤。

新·專欄



躉符法事祈陰安陽樂

在新界進行工程前，村民很多時都要求先進行「躉符」法事，祈求陰安陽樂。躉符儀式是正一道教儀式的一種，而「正一道教儀式傳統」則屬「香港非遺代表作名錄」之列。

「躉符」一說未有明確說法

為什麼叫「躉符」？現在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說法，筆者推測有三個可能的解釋。

第一，大批量的符。躉符的「躉」，按《康熙字典》引《字彙補》解「零躉也」。「零」，即「零星」；「躉」，即整批；此二字會連合使用。按此引申，「躉」有整數、整批或宏大的意思（《新華字典》）。故此，躉符應該是指大批、整批的符。事實上，躉符法事會用上多組由五枝竹符組合而成的「躉符」。

第二，「打躉」，即盤踞的意思。粵語「打躉」是指長期盤踞的意思，而躉符是要一直放在工程一帶的路口、土地伯公壇等，即「打躉」，故曰「躉符」。



以躉符鎮壓龍神。 方海閣提供圖片

第三，可能是圍頭話「鎖」字的諧音。據香港淳道玄學總會·第二分會會長胡法揚師傅所說，躉符是鎮壓當地龍神，使它不能任意動彈，引致六畜不靈。正一原有「正一安龍鎮土法科」，其用意也是在「動土」前「安龍奠土」。故此，躉符可能原是「鎖土」之符，即「鎖符」。不過，由於法事多是在新界圍村進行，其地方言為圍頭話，故諧音變讀為「躉」。根據香港本土語言保育協會的發音字典，「鎖」之圍頭話發音為zàng1，而「躉」之圍頭話發音則為dàng2，韻母相同很容易形成諧音。故此，筆者大膽推論會不會原為「鎖符」，後因為諧音，變讀為「躉符」？

躉符費緣起由來

政府支付躉符費的報道，筆者找到最早的是《華僑日報》1964年6月8日。其時是上葵涌鄉進行「興建蓄水池及水渠」工程，理民府答允「酌給鄉民躉符費，以為解穰」。筆者粗略統計，六十至八十年代，有關「政府酌給躉符費」的報道大約有19宗。

關於「政府酌給躉符費」的緣起，其實可追溯到六十年代。據2003年11月12日時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在立法會會議上書面答覆提及：「自1960年起，一般涉及收地及清拆行動的政府工程如果可能會影響有關鄉村風水，當局會在施工前支付躉符費。支付這項費用的目的，是為了加快工程進度，並



維持與村民的和諧關係。

為什麼當年港英政府會答允「酌給躉符費」？據說源於一份六十年代由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學者Maurice Freedman撰寫有關新界社會研究的報告，該報告建議尊重原居民風水信仰。事實上，這種對原居民的尊重，的確能換來原居民的配合，使工程能順利地進行。

根據立法會2020年3月13日會議紀錄，時任地政總署總產業測量師回應立法會議員提問時表示，政府沒有就躉符費設定上限，但作為財政規管措施，所涉及的款額不同會由不同的主管當局審批，例如每宗金額不超過20000元的申索會由所屬地區的地政專員審批；申索金額介乎20001至30000元的個案由地政總署署長審批；超過30000元的申索則由財經事務及庫



香港淳道玄學總會·第二分會會長 胡法揚提供圖片

元朗洲頭村躉符儀式

方海閣提供圖片

作者簡介

葉德平博士，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高級講師，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會長、香港作家聯會會員，著作包括《戰鬥在香港——抗日老兵的口述故事》、《圍城苦戰——保衛香港十八天》、《古樹發奇香——消失中的香港客家非遺》等。

務局局長審批。按理來說，躉符費是有例規管的。

後記：由於篇幅所限，未能詳列躉符法科儀式。在此，筆者想特別鳴謝香港淳道玄學總會·第二分會會長胡法揚師傅、香港道教文化學會副會長樊惟證道長告知筆者相關科儀資訊，同時也特別鳴謝香港淳道玄學總會會長方海閣師傅。